

西南古民居建筑中铺首衔环的发展演变及功用与特征

李 赓 张 帆

(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铺首衔环是我国古建筑门宅上常见的圆形装饰构件,既有装饰意义又有实用价值^[1]。西南地区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省市地区,该地区的铺首衔环造型主要以追求美为目的,创造出具有装饰属性和特定历史意蕴的文化符号。西南地区流传至今的铺首衔环以题材丰富、造型独特、色彩朴素、材质天然等优点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然与人文的融合趋势,呈现出古拙与沧桑的审美特质。

关键词:西南地区;铺首衔环;纹样;造型

中图分类号:J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4-0096-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412

“铺首”一词最早在《汉书·哀帝纪》中即有记载,云:“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2]唐代颜师古注曰:“门之铺首,所以衔环者也。”《说文》金部铺字条下云:“铺,著门铺首也,从金铺声。”^[3]门神始见于《礼记·丧大记》中郑玄所注:“释菜,礼门神也。”^[4]1128-1191《类说》卷六引《荆楚岁时记》载:岁旦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5]99a自古就有人将铺首衔环定义为门神,这一说法是偏于狭隘的,铺首并不就是门神,而是建筑门饰上铺首衔环被赋予了一定的门神之功能。从相关史料中可发现,铺首衔环实质上是指门上的装饰物件。目前,在我国广阔的西南地区尚保留较多古民居铺首衔环的遗存,除体现传统功能及形态之外,这些衔环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值得深入研究。

一、西南古民居铺首衔环的发展演变

我国的门宅装饰艺术到清末开始逐渐脱离封建文化属性,形态变得日益丰富起来。门饰上的铺首衔环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尤以古徽州地区为典型,但西南地区民宅也普遍使用。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虽然不如古徽州铺首衔环的式样丰富,但其铺首衔环在满足装饰功能的基础上,同时也融合了当时的民俗民风和图腾文化,多以威严的猛兽图像为常见,有祈求神灵猛兽保护家庭人财安全之意,象征着坚固和安全,体现了西南地区求福保平安的传统民间理念。虽然保存至今的不少古建筑门环早已经消失,铁制古门环多已被新形式门环所替换,但其中仍有一些制作精良的门环被保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依

收稿日期:2019-11-23

作者简介:李 赓(1976—)男,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理论。

张 帆(1993—)女,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然散发着历史光泽。本文以西南地区古民居铺首衔环为考察对象,在探究其发展和演变基础上,通过分析其造型、结构、纹样等形式特征,一窥其门饰功能和文化内涵。

由于地处西南,铺首衔环深受巴渝文化、傩文化的影响,以及外来移民文化的融入,相比于徽州地区古民居严肃庄重、做工精致的建筑门饰而言,西南地区铺首衔环的形态更具多样性,不管是内容题材还是在造型特征上都极具地域特征,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一) 题材的写实化

方豪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亦有动物纹饰,所不同于西方者,三代古铜器上所表现者,线条硬直,姿态静止,至秦铜器出,始变为写实的动物纹,至汉代则更接近于实物,虎虎有生气,且在铜、漆、陶诸器及织布上均有表现……”^[6]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在内容题材上逐步由以神明为主转变为以自然物象为主,文化内涵也随之变化。查阅资料发现,西南地区早期的铺首衔环来源于青铜器上的装饰构件兽面衔环,后到唐末宋初从青铜器上分离出来,专用于门饰,所以在其演化过程中,门铺首最初装饰造型是来源于青铜器造型。不只是门铺上的铺首衔环,画像石上的铺首造型也棱角分明,神兽味儿十足,比如四川省郫县新胜2、3号砖室墓出土的1号石棺盖刻画的铺首纹样和芦山县石羊上村王晖砖室墓出土的铺首都以兽面题材为主,形象面部狰狞,饕餮口衔环、双爪抓环,双臂有翼^[7]。由此可以看出西南地区早期的铺首衔环在轮廓上沿袭了青铜器上的铺首造型,到了后期,受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铺首衔环在题材表现上渐渐由抽象趋向于现实具象。

(二) 主题的巫术化



图1 重庆湖广会馆铺首衔环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在题材选择上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铺首衔环的内容题材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伦理的反映。自夏起“神权授予天”的思想就已形成,商王朝的“天之子孙”更是将神权思想发展到高峰,商王朝的统治者们迷信巫术鬼神之说,政治上也以神权政治为主,自此神权思想充斥于人们的生活。比如“卜辞所见,殷人事无巨细,大至立国迁都、方国征伐,年成丰欠,小至风雨晦明、出行吉凶……”意思是说,殷人上至国家祭祀、战争,下到是否有雨、年岁丰歉、出行吉凶等都求之于鬼神,可见巫术、鬼神的神权思想在商代已进入高峰^[8]。《左传·宣公三年》中有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意思是人们把各种神灵和怪异之物画成图像然后刻画在法器上来达到与天地、神明沟通的目的,从而得到上天的保佑和眷顾^[9]。在商王朝,青铜器作为宗庙中通天地、敬祖先的礼器,被赋予宗教神秘色彩,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样也被赋予了巫术鬼神之说,可以说,当时的兽面艺术便是巫术化的体现。当时百姓心目中

把神仙、祖先作为神灵祈福,祈求生活太平。因此,西南地区最初的铺首造型以青铜兽面为主,面貌凶恶、威武为其特点(如图1)。商代以后,由于宗教制度的瓦解和“巫”的地位下降,以“巫”文化为题材的门铺首就此衰落,门饰的造型表现不再像之前面部夸张狰狞。由此可见,社会文化的变迁,间接导致了铺首衔环造型的转变。

(三) 内涵的生活化

从现在遗留下来的铺首衔环中发现,到了后期,由于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从一开始的具有单一的内容题材再到融合其他地区的文化元素,凝定为岁月的符号。研究者认为,西南地区有过多次移民,“第一次是巴人从鄂西等地进入三峡流域,后来发展成为三峡流域的主要族群;第二次是秦姓人家大举从四川进入巴渝地区;第三次就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四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随之大批人士迁徙而来;五是解放后内迁重庆的三线建设单位,也迁来大量外来人口。由于背井离乡,迫使那些离开故土的移民需要很快适应和融入当地生活。豁达开朗,心胸开阔、不拘小节是巴渝人民的鲜明性格,既没有浓重的等级观,也没有过于狭隘的宗族观。因此,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王川平学者在《重庆人文化心态》一书中将巴渝人民这种性格特点归于“民俗半夷风”和“移民性”^[10]。鉴于这一点,西南地区古民居铺首衔环的设计上即显示为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像中原地区的铺首衔环讲究对称性和规则性,比如山西出土的铺首衔环在这方面就体现出严格的对称与规则之美,西南地区铺首衔环具有随意性和纯朴性的特征,在装饰上也更趋向于以自然物为题材。

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在内容上是以自然万物、天地鬼神或当时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字符号等题材入画。通过采用文学象征手法来表达特定时期的文化内涵、民俗风貌及生活情景,这样的表达具有真实、朴素之感,且有利于传播,所以才形成了极具文化色彩的铺首衔环。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在纹样上也采用了拟物的手法,装饰上带有神秘的图腾文化色彩,表达了民众对民俗灵物的崇拜,比如最常见的类型有莲花纹、云纹、水纹、八卦、如意等纹样。纹样在组织上也是别具匠心,不仅在形式上给人以紧凑饱满、美观大方之感,同时还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西南地区的门铺中虽然能找到许多具有相同主题的纹样,但组合方式和雕刻方式的不同,以及装饰工艺的差异,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比如当地土家人以白虎为图腾,土家族自称是“白虎之后”,不论是从古时候的青铜器还是现在的衣帽服饰上都随处可见白虎的影子^[11]。又如蝙蝠门环,由于“蝙蝠”的“蝠”与“福”字谐音,借喻福气和幸福之意,并将蝙蝠飞入家门,形成“进福”的美好寓意(参见图2)^[12]。“狗头门环”表现的“犬”号称是“狂犬”,借民间传说中“二郎神”以“狗”降“猴王”之说,寓意其可防盗贼,表现人们对灵物崇拜的观念,反映了“门户”镇凶避邪,寓意着祈求安康之愿^[13]。



图2 蝙蝠纹

(图片来源:昵图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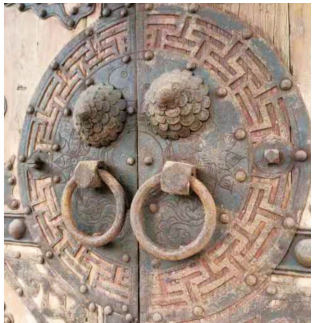


图3 重庆地区莲花纹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莲花纹也是西南地区民宅铺首衔环上常见的纹饰,莲花通过层层排列,合成一朵大的莲花,人们通过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特性表现自身不受世尘垢染,从而保持清高品节的愿望(参见

图3)。

二、西南古民居铺首衔环的功能

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作为中国门饰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研究古民居建筑门饰具有重大意义。据资料显示,西南地区最早的铺首造型在青铜器上就有体现,其纹饰来源于饕餮纹,具有安全和护卫的寓意功能。《后汉书·礼仪志》载:“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古人以螺蛳形状来形容铺首衔环,螺蛳习性较为封闭,讨厌陌生者进其窠巢,因此以螺蛳形象为题材的铺首衔环的造型就出现在建筑门饰上,即取其紧闭之意,以求安全,一定程度上也印合了民间心理。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在门上悬挂神兽面具来除鬼辟邪的民间习俗,如《北史》卷94《流求国传》记载流求国“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14]3134}。部分北方氏族雕刻白虎纹样置于门环之上象征着威望,云南的纳西族则在门上刻画兽头形象以辟邪,防止妖魔鬼怪进门^[15]。相关案例表明铺首衔环以威严狰狞的神秘形象示人,达到防灾避险、除鬼避难的功能。可见铺首衔环的装饰形象虽然不同,但都呈现着传统时期的装饰意义,作为门上装饰的一个统称。

到了汉以后,人们将铺首和衔环相结合,门铺首是指其形象,具有装饰意义;衔环具体指圆环,具备敲门作响的功能意义,紧扣圆环,在门上敲动,从而发出声音以提醒主人,自此,铺首衔环便成为集装饰和实用于一体的金属扣件。

铺首衔环形象随历史朝代的变更而发展演变,由最开始单一的饕餮到后来以各种动植物形象作为装饰题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传统建筑装饰艺术符号门铺首造型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西南地区文化特色。

三、铺首衔环的造型特征与审美特质

西南地区建筑门饰铺首衔环从题材上可以分为兽面衔环、素衔环和植物衔环,从构成上又可以分为铺面和衔环,铺面分为圆面或方面两种,衔环则有素圆环和动植物纹样圆环之分。西南地区经过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演变赋予了铺首衔环生动优美的装饰形态。从设计学的角度来看,铺首衔环的造型艺术形式促进了设计的发展。下文将从铺首衔环的造型特征、结构特征以及纹样特征三个方面分析其审美特质。

(一) 造型特征

1. 圆形外铺面造型



图4 重庆长寿古镇正圆形外轮廓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5 成都王建墓出土的鎏金铜铺首

(图片来源:微博)

西南地区铺首衔环外轮廓造型基本是以圆形铺面为主,圆形铺面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圆形平面外圈

上镶嵌一个立面半球体作衔环,同时在平面外圈上刻画纹样,被称为地纹,然后通过平面外圈将其固定于门板上(参见图4 在重庆长寿古镇发现的铺首);另一种是以兽首为题材,将兽首作为题材固定在圆形平面外圈上衔环,兽面双目突出,双眉宽大,鼻下口中衔铜环,圆形平面外圈可以装饰纹样,也可以直接以素面作为外圈轮廓,乳丁纹多作为雕饰以兽首题材为主的平面外圈上的地纹(参见图5 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的鎏金铜铺首),兽面衔环,通体鎏金,底盘为龙首,上有角,怒目圆睁,露齿衔环,神态极为威武,环为圆形,作两鱼吞珠的形象。

2. 方形外铺面造型

在西南地区,方形外轮廓铺面造型运用的相对较少,在传统造型观念中,圆与方是相对立的两种形状,圆象征着上帝和天堂,方形则象征着人类和大地,二者意义各不相同。矩形外铺面造型和多边形外铺面造型是西南地区方形外轮廓造型的两种常见形式。矩形外铺面造型又分为半球体外接正矩形或菱形和整体矩形两种。第一种是半球体外接正方形,一般装饰比较简单,素面门铺较多,较少在外圈装饰地纹。第二种门铺铺面是整体为矩形造型,直接在矩形造型上雕刻兽面形象再衔圆环,材质多以玉为主,雕刻精巧细致^[8]。

多边形外轮廓铺面造型主要以六边形、八边形为主,中间为立面造型,将其造型固定在六边形铺面上,通常以素面或卷草纹、回纹为主(参见图6)。检核相应文献发现,方形外圈门铺首造型在西南地区并不常见,门铺首以圆形轮廓造型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制作工艺相对简单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门为方形,铺面为圆形,二者结合则对应中国天圆地方的造物思想。

就目前所保存下来的民居建筑的铺首衔环的整体造型而言,结构上无非是平面和立体两种,西南地区的衔环多以立体造型为主,相对于西北地区民宅铺首衔环有较大差异,如山西的铺首造型以单层平面圆形为主,分别以半圆形制分布于两扇门板上,当门板关合时结合为一整圆形,装饰上较为简单,一般以镂空为主,铺首上镶有圆环,用以插门扣和衔门环为主(参见图7 山西太原铺首衔环)。



图6 重庆安居古镇拍摄方形外轮廓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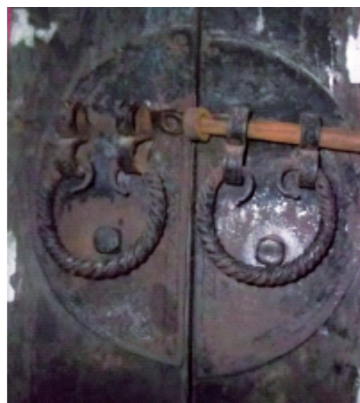


图7 山西太原铺首轮廓
(图片来源:昵图网)

(二) 审美结构

点、线、面作为画面的基本构成要素,在画面形态构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缺一不可。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在造型设计上采用了点线面秩序排列,比如色彩中的冷暖色调和明暗色调,构图中的轻重、虚实,都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西南地区门铺首的造型魅力。以下将从点与面、线与面以及虚与实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西南地区门铺首的结构特征。

1. 点与面

点作为装饰图案的一个基本元素,从新石器时代至今已逾 5000 多年。如从重庆璧山区遗留下来的铺首衔环装饰来看,点装饰在圆形铺面外轮廓上,既有笼统含义又有具体意义。在以兽面衔环为题材的

门铺首中,点以兽首为中心均匀分布在其周围,从而将人的视线集中于中间主体兽首之上。兽首面部凶恶,横眉上扬,通过点圈紧密围绕兽首,给人一种紧张的怖惧感。点以兽首为中心分布,点又寓意着兽首头部的毛发,使兽首在构成上更具有整体性(参见图8 重庆璧山区铺首衔环)。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和北方的铺前街环有较大不同,比如西南地区铺首衔环上点的运用多以成圈的形式出现,分布在兽头外圈,相对于北方的铺前街环来讲,点比较小,一般围绕在半球体上,通过多圈环绕在球体上,使画面形成一种秩序感和层次感。由此可见,点在铺首衔环中的运用,不繁琐、不做作,花样繁多,别具一格。



图8 重庆璧山区铺首点与面构图

(图片来源:微博)

2. 线与面

线作为中国装饰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应用广泛而且变化无穷。西南地区门铺首在线的运用上,以地纹和主纹为主。线条不仅作为装饰,同时也运用于塑形和结构造型。在西南地区兽首衔环的铺面中,兽首的五官生动形象有动感,在外圈雕刻卷云纹、卷草纹等纹饰,使整个画面有动有静,层次分明。即使雕刻方式不同,但不管是阴刻线、浅浮雕还是镂空,都是通过线条表现出画面的主次、远近、大小、前后等透视关系。所以线在铺首造型中的运用,不仅是形象和画面空间中最具表情和活力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视觉表现元素。经考察发现,线条常以地纹纹饰运用在西南地区的铺首中,常见装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较为简单的立面半球体,素面没有任何装饰,在平面外圈轮廓中装饰地纹以形成整体效果,另一种是铺面中的动植物造型生动形象,通过地纹装饰使整个画面结构条理清晰,井然有序。

3. 虚与实

虚是指抽象,实是指具象,虚实结合也就是抽象和具象的结合。门铺首通过造型空间中的虚实结合,来达到画面中的对比效果。西南地区铺首衔环的虚实关系主要有两点,第一,造型上采用实圆虚圆相结合,比如铺首衔环圆形平面外圈是实圆轮廓,中间的衔环则以虚圆轮廓为主,这样层层叠进,构成虚实结合的渐变效果,寓意生活蒸蒸日上。第二,通过虚实结合营造一种有者为实、无者为虚的艺术境界。西南地区兽首衔环中的兽首形象分别为神异动物形象和仿生动物两种,神异动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沟通天地的灵性神兽;仿生动物面部造型是具备现实动物的生物形态,运用变形和象征的手法夸张其特征。但不管是神异动物形象还是仿生动物形象都是通过艺术手段对自然万物进行“再创造”。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人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提升。

唐代画家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理论,强调现实是艺术的根源,艺术源于生活,将其内心感受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西南地区人民把对现实生活的憧憬和对灵物的崇拜呈现在铺首衔环的图案中,体现其艺术与生活的互动与关联。

西南地区门铺首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涉及镂空、雕刻、浮雕、线刻等,其中运用镂空的表现手法相对少见,而在徽州和山西的铺首造型中却最为常见。西南地区门铺首是以实心圆铺面为主,而山西和徽

州地区常在铺面上镂空雕刻纹样,如云纹、云雷纹、几何纹等等(参见图9和图10)。和其它几种表现手法相比,镂空在技术表现上更为精湛。



图9 山西铺首衔环
(图片来源:微博)



图10 徽州铺首衔环
(图片来源:搜狗网)

(三) 纹饰特征

1. 动物纹样夸张威严

在西南地区门铺首的装饰中,动物纹样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类多种多样、造型上别具一格^[8]。西南地区铺首衔环上的动物纹样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神异动物类纹样,比如饕餮纹、龙纹、凤鸟纹等等;另一种是仿生类动物,比如虎纹、狮纹、羊纹等。

(1) 铺面神异动物纹样

在早期社会人们造物思想的影响下,铺首的纹样以采用神异动物纹饰为主表现在陶器、瓷器以及青铜器上,后来渐渐转向门上装饰。此类动物纹饰在文化背景和民族图腾的影响下,造型多变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神异类动物纹饰由写实转向了抽象。通过采用抽象、变形的艺术手法将动物纹饰的某些部分进行夸张、强化从而达到奇特的造型来赋予动物以神性与灵气。

神异动物是具有神性且能沟通天地的灵物,是人们主观臆想下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产物,如兽面纹、凤鸟纹、龙纹,等等。兽面纹又被称为饕餮纹,其基本特征以鼻梁为分界线,正面造型突出,面部狰狞,张目睁口,狞厉威严,头上有角,利爪獠牙。饕餮纹样造型最初来自于自然界的动物的头部正面形象,后经过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将其形象进行综合改造,是人们臆想的产物,难以判定具体以哪种动物为原型,所以称其为兽面纹(参见图11在重庆璧山区发现的饕餮纹铺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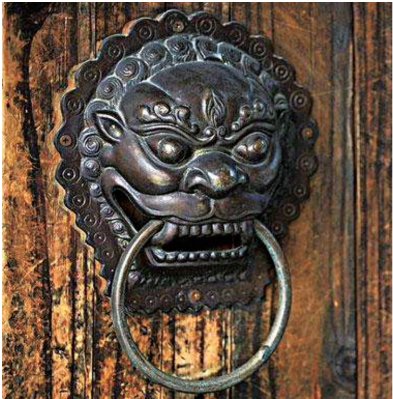


图11 重庆璧山区饕餮纹



图12 龙纹

(图片来源:昵图网)

龙纹,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神异动物,传其能飞天潜水,呼风唤雨,具有祥瑞之兆。西南地区的门铺首将其塑造为兽头、屈曲的身体形象,起到驱邪、避灾、祈福的作用(参见图12龙纹)。

(2) 仿生动物纹样

动物以其自身的丰富性,常被设计师作为借鉴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以各种动物形态为原型进行变形。重庆湖广会馆的铺面仿生类动物纹样种类丰富,有虎纹、牛纹、狮纹等。比如狮子作为百兽之王,其铺首纹样面部造型大多为威武凶猛、弭耳宛足、狭面额、瞋目雷曜、巨口,兽口作以咬衔环状,其体态令人敬畏,继而崇拜,故装饰于门上,体现出人们祈求平安、显示尊贵的世俗心理(参见图 13 湖广会馆拍摄的狮子纹铺首)。虎在古人眼中是趋吉避凶的吉兽,西南地区虎纹铺首造型以写实为主,其面部造型为圆目张口、犬齿锋利。在虎纹形象中,部分表现为张口食人的形态,其防灾避邪寓意颇有被夸大之嫌。



图 13 重庆璧山区饕餮纹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 14 重庆安居古镇花蒂纹
(图片来源:搜狗网)



图 15 贵州地区葵花纹
(图片来源:汇图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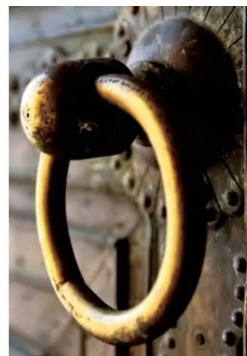


图 16 佛手纹门环
(图片来源:汇图网)

2. 植物纹饰淡雅温馨

在传统象征学中,植物花卉寓意着生活幸福美满,因此西南地区常用植物花卉作为铺首题材。铺首衔环以植物花卉作为装饰纹样,既形成了丰富的花蒂纹饰文化,同时又传达出人们渴望吉祥安康的美好愿望。提到植物,人们定会想到松竹梅等象征君子人格的典型,它们在纹饰中被称为“岁寒三友纹”,是传统美德的代表。竹子四季常青、挺拔修长,宁折不弯,韧性十足且极具生活价值和药用价值,因此它象征了刚正不阿的品德,谦虚向上的“君子”人格以及步步高升、志气万丈之意。西南地区在民间的宅门装饰铺面以竹子为题材连着衔环形成铺首衔环,竹子虽有竹节,但却永不止步、奋勇上前,喻示户主坚韧不拔、高雅纯洁的生活情操。忍冬俗称“金银花”,在西南地区大范围种植,与此同时,忍冬纹也被广泛运用。因其在冬天不凋零,故取名为忍冬,它越冬不死,所以比作人的灵魂无限轮回,其药用价值“久服轻身,常年益寿”,因此忍冬在民间又寓意着延年益寿。在西南地区,以忍冬纹作为装饰纹样的门铺首,大多以三个叶瓣和一个叶瓣互生于波曲状茎蔓两侧组成,在宅门装饰上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在西南地区还发现了葵花门环,象征“多子多福,儿孙满堂,财源旺盛”之义,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参见图 15 贵州地区发现的葵花纹门环)。西南地区门铺首中常用的植物纹饰还有佛手纹,佛手象征着有福之手,与“福”谐音,是常见的吉祥图案,古人将铺首铺面制成佛手的形状安置于宅邸大门中央,用以遮挡灾难和祈求佛祖保佑家庭幸福平安(参见图 16 佛手纹门环)。

此外,梅兰竹菊作为花中四君子,也是西南地区常见的铺首装饰图案。梅花,造型为圆形五瓣花,在门铺首装饰中寓意坚强、谦虚的品格;兰花,高洁、典雅、清秀多姿,在铺首造型中象征着勇敢、贤德;菊有傲骨嶙峋之态,西南地区匠人常将其花瓣作为门铺首的主要饰纹,表现其隐逸世外、远避污浊的君子情操。

3. 几何纹饰丰富多变

几何纹饰是由点线面组成的集艺术与审美价值于一体的装饰图案,一般归类为抽象图形。在西南地区,也有把几何图形和自然图形相结合而成的半抽象图形。西南地区铺首的几何纹饰因其独特的地理文化空间而成为装饰纹样中独具一格的重要部分,其几何纹饰取材于自然,通过借鉴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然后进行变形或者二次创作,从而形成抽象简洁的几何纹饰。西南地区门饰铺首衔环上常见的几何

纹主要有锯齿纹、连珠纹、云雷纹、地纹圆圈纹、三角纹、绳纹、云纹、火纹等。在西南地区,人们常通过云纹饰表达步步高升和吉祥如意的寓意,形式多种多样,如如意头云纹、S形云纹等。在重庆璧山区拍摄的如意头云纹将浮雕造型和放射形纹样相结合,象征着太阳和云雷共存,从而体现了对云雷的崇拜(参见图 17)。重庆部分民居善于把锯齿纹作为装饰题材,一般呈三角形,有单层和多层之分,具有极强的表现能力(参见图 18)。



图 17 重庆璧山区云雷纹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 18 重庆璧山区锯齿纹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四、结 语

传统建筑构件铺首衔环不仅是具有美学意义的装饰艺术符号,同时也体现了传统的民间观念和民俗文化,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目前西南地区的铺首衔环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其涵盖的现实生活、文化背景、人文意识、民俗风貌,以及体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装饰性都是值得我们作深入研究的。西南地区古民居建筑构件之铺首衔环通过采用以形传神、以形达意的方法及由此形成的清新含蓄的风格,彰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识。人们将自身的生活体验、对大自然的理解以及对文化的感受等融入到门铺首装饰符号的设计中,实现艺术和日用的高度统一,如此相辅相成的艺术手法也值得当今设计工作者的普遍借鉴。

[参 考 文 献]

- [1] 高峰.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审美特征与文化解读——以中国古代建筑门饰“铺首”衔环为例[J]. 求索,2010(6).
- [2] 苗霞. 中国古代铺首衔环浅析[J]. 殷都学刊,2006(3).
- [3] 金爱秀. 试论铺首的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 [4]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5] 曾慥,类说[M].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7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

- [6] 常艳. 论铺首衔环纹饰形成的外来因素[J]. 艺术与设计(理论),2010(1).
- [7] 孙长初. 汉画像石“铺首”图像解[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1).
- [8] 谢俊陶. 传统建筑装饰构件门铺首艺术符号研究[D]. 株洲:湖南工业大学,2014.
- [9] 孙长初. 汉画像石“铺首”图像解[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1).
- [10] 闫丹婷. 渝东南地区民间家具形成文化溯源[J]. 美与时代,2013(6).
- [11] 向帮华. 符号哲学视野中土家族敬祖习俗育人价值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1.
- [12] 程子函. 建筑门饰铺首衔环的审美特征与文化解读[J]. 艺术科技,2017(7).
- [13] 季忠伟. 中国宅第门饰艺术中的铺首装饰[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
- [14] 李延寿. 北史(第10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5] 李学斌,王琼. 建筑门饰“铺首衔环”研究[J]. 美术观察,2013(1)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Pu Shou Xian Huan in Ancient Residential Buildings of Southwest China

Li Geng Zhang Fan

(College of Fine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s a common circular decorative component on the doors of ancient Chinese buildings, Pu Shou Xian Huan is endowed with decorativ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outhwest China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China, especially referring to some jurisdictional areas, such as Sichuan Province, Chongqing Province, Guizhou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Pu Shou Xian Huan of Southwest China is mainly a cultural symbol with decorative attribute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reated for the purpose of pursuing beauty. Pu Shou Xian Huan which handed down in ancient Southwest China is unique mostly due to colorful theme content, unique shape, simple color and natural material. It reflects the natural and humanistic beauty of Pu Shou Xian Huan and endows Pu Shou Xian Hua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beauty with primitive simplicity and vicissitudes.

Keywords: southwest; Pu Shou Xian Huan; pattern; modeling

[责任编辑:左福生]